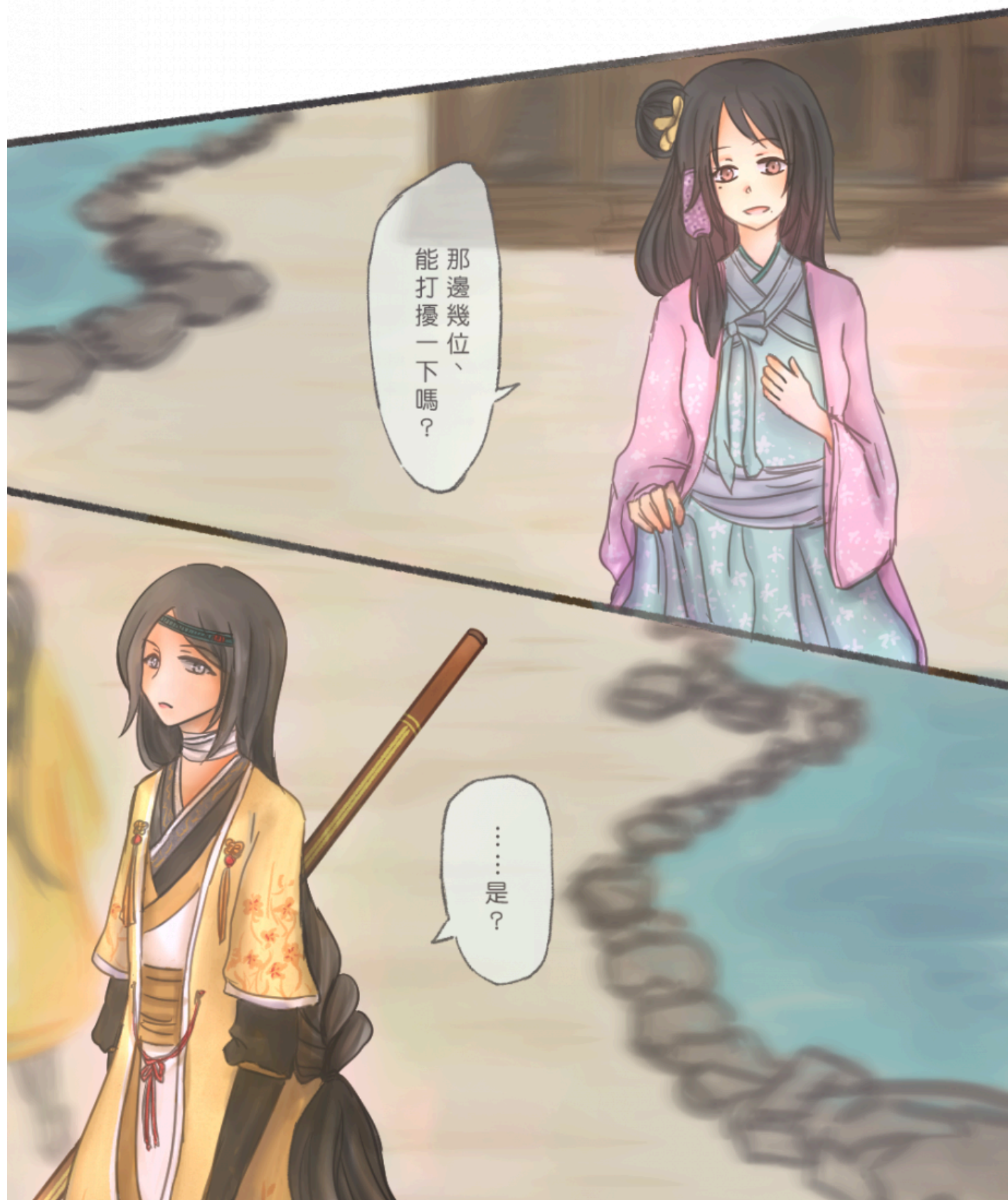




任務貳 路歸葛蔭路菱坊





「那邊幾位，能打擾一下嗎？」

「……是？」

滕蕨沒有料到的是、委託居然就這麼接了下來。

稍早之前在萬豐局裡，鏢頭隨口點了幾個較早進局的人——包括滕蕨在內——，然後只說了句出發後就上路。滕蕨也是在路上才鏢頭提起，原來他們護的東西是要送進宮裡的。

「這進宮的路途短，俺們在京城裡掛著萬豐的名號，是不太需要擔心被搶鏢。」

身旁的前輩緊張的問起要真遇到搶鏢該如何是好，鏢頭哈哈大笑幾聲後，回了句打回去就是，其他前輩也因為鏢頭的話情緒高漲，氣氛一下子熱絡起來。

而一路也真如鏢頭所說，費時既短、也沒有遇上任何危險——至少滕蕨覺得自己這一路是看著同伴們嘻笑打鬧，只有偶而注意一下周身情況而已。

待鏢頭和宮裡的侍者清點完物品後，準備回局裡的一行人才走沒幾步就被叫住。

「那邊幾位，能打擾一下嗎？」

「……是？」殿後的滕蕨轉過身，見到的女子對著他笑了笑，開口問：「是萬豐的鏢師們嗎？」

「是。」走得較遠的同伴也回到身邊，滕蕨正打算把發話權交給鏢頭，沒料到鏢頭卻是挑了眉，笑嘻嘻地擺了擺手，似乎沒有開口的打算。

這意思是誰應了就由誰來答嗎？沒辦法只好又轉過身，滕蕨再次開口：「姑娘有什麼事嗎？」

女子以有些困擾的表情開口：「我是繡部管事孫綉花……事情是這樣的，原先要把這堆上貢布匹送到葛葭鎮珞菱坊的人出了點事兒，今天是趕不過來了。」

孫綉花指著身後的布，「這布需要今日送出才趕的及在轉涼前製好再送回宮裡，我正愁著要找誰來送呢，正好你們來了，便想就這麼委託你們。」

「這……」聽到孫綉花的要求，滕蕨不自覺皺下眉。照理說委託這事，得先由局裡接下，之後再轉派給鏢師。所以對孫綉花的話滕蕨沒有應下，而他也認為自己並沒有這個資格可以應下。

看出滕蕨猶豫的孫綉花笑笑的開口：「從京城到葛葭鎮的路約兩日就可來回，正好我也有事得回珞菱坊一趟，過會兒我會派人到萬豐鏢局那通知一聲，食水也會替各位準備的，就麻煩直接替我送了吧。」

「……」不敢隨意應下的滕蕨回過身看向鏢頭，而鏢頭歪頭抓了抓腦袋想了想，隨後就笑著答應：「那就這麼辦吧！」

沒有花費多少時間準備，一行人順利在中午前離開了京城。

而直到出了京城口，孫綉花啊了一聲，後才又笑笑的說：「對了、聽說這陣子到葛葭的那山道上出現了匪賊，我本先還怕原先的人送布匹會給賊搶了，現在委託萬豐的各位，我可就放心吶！」

匪賊嗎？聽到孫綉花這話，滕蕨忍不住握緊了手上的長槍。

「那是！交代給萬豐！一切放心！」鏢頭哈哈的大笑幾聲，似乎沒因這個消息而動搖，他轉頭看了眼神情變得有些緊張的滕蕨，「小夥子！別擔心！俺們可不是好應付的！提起胸膛、可不要滅了自己威風呀！」

「……是。」

— — — —

離京城已有好一段距離，滕蕨猶豫了很久，最後還是決定向孫綉花開口：「孫姑娘……不進車裡休息嗎？」

再怎麼說，還是待在車裡比較安全。雖然這麼想，但滕蕨還是沒將這句話說出口。

「不要緊！」走在滕蕨身旁的孫綉花握緊拳，神情看起來很興奮：「難得有鏢師陪在身邊，可以好好看這一路風光，請不用替我擔心，累了的話我會進車裡的。」

「……明白了，還請不要勉強。」勸也勸了，自己多些注意就是。滕蕨點點頭，隨後便將注意力轉到四周。

又走了好一段距離，因為高度專注而感到疲憊的滕蕨忍不住打了個哈欠，看著身旁的孫綉花還是滿臉興奮和活力，滕蕨都不知道是不是該佩服對方了。

下一刻，樹叢突然傳出騷動，從林裡飛出了暗器，再發現的同時滕蕨也立刻出手揮掉暗器，然後將孫綉花給緊緊護在身後。

「要錢、要命！選一個！」

「怎麼以為俺們會怕你不成！大夥兒！上！」

看著穿著黑衣的盜賊與身披黃袍的同伴打了起來，沒對上盜賊的滕蕨轉了身：「孫姑娘，現下情況危險，還請妳進車裡避一避。」

「我、我知道了。」顯然也是第一次經歷，孫綉花有些慌張的應下。

「跟我來。」

一邊閃著不長眼的武器，一邊小心翼翼的護著孫綉花往車邊送，就在孫綉花準備拉開簾子進到車裡旁，一個黑影剎地從車裡躡出，嚇得滕蕨立刻衝上前，以槍身接下對方劈來的刀。

「……噯？」滕蕨因發現對方劈過來的是刀背而愣住，但對方並不打算放過這個機會，拉起刀用力往外甩，力道大的讓滕蕨手裡的長槍差點飛了出去。

等抓穩手裡長槍時，那個身影已經消失在他們面前。

「……怎麼回事？」

他們沒有花多久時間就拿下了這群盜賊。

將一個個盜賊綁好後，孫綉花正好清點完布匹從車裡探出頭來。

「孫姑娘，有缺了什麼嗎？」滕蕨有些緊張的開口，從車裡竄出的黑衣人已經跑了，雖然沒有見到他手裡有武器以外的東西，但滕蕨還是有些心慌。

「不，雖然說是亂了點——不過布匹一點都沒缺呢。」孫綉花也鬆了口氣，「或許是瞧見大夥身手俐落，那人只來得及逃跑就什麼也沒拿了吧。」

「我不這麼認為……」那人的身手說不定比自己還要好，滕蕨默默在心裡想著。

其實他還有個在意的點，就是那人是以刀背揮向自己，看起來似乎不打算傷人的樣子。

既然目標不是這些上貢的布，也不打算傷人，那麼他是為了什麼而來的呢？

「一定就如孫管事所說，那人是怕了我們萬豐而逃了！哈哈！」鏢頭笑著拍拍滕蕨的肩，「反正東西也沒少，小夥子就別多想啦。」

「……好，明白。」

總之，還是先專心將這趟鏢走完吧。